



医生执笔

倫承志

国立大学医院眼科外科部门
青光眼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

世界充满光明，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失去光明的生活。然而，我们周遭却有人生活在黑暗中。

每400人中一人有夜盲症

夜盲症或色素性视网膜炎是一种遗传性疾病，视网膜中的细胞会分解和耗损——视网膜是排列在眼睛后部的感光组织。这会导致周边和昏暗光线下的视力较差。约每400人中有一人患这种疾病，临床特征为在较暗的条件下越来越无法看清楚，病情进展为“隧道视力”，最终可能完全丧失视力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是这样。有些病情

人约黄昏，笑看日落

较轻的人还是可以保留视力的。重要的是由眼科医生使用视网膜电图（Electroretinogram，简称ERG）评估，并进行视野测试，及基因测试。因此，获得适当的评估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些患者也会发展为青光眼和白内障。通过治疗，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在生命的后期保留一些视力，让他们过上正常生活。

当我还是眼科实习医生时，我的工作范围包括让疑似患有夜盲症的患者做ERG测试。患者必须坐在完全黑漆漆的环境中，他们的视网膜则需要半小时左右才能适应黑暗。

当一个人坐在黑暗中，他能听到其他最细微的声音，例如时钟滴答声，甚至还有医院手推车经过实验室大门时所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。声音漂浮在空中，感觉就像脱离了身体，虚无缥缈，很是奇妙。

我和病人就一起身处这伸手

不见五指的空间里，感觉就像被困在发生故障失去动力的电梯中。庆幸的是，我们互相陪伴，搭讪交谈。在ERG室里，我之前在心理卫生学院工作时学到的倾听技巧终于可以派上用场。

想看生命中最后的日落

有一天，一个中年男子来问诊，提到他在晚上无法看得清楚。起初他以为只是近视而未多加留意，直到显著影响工作后，他才前来就诊。初诊结果，他被安排做ERG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一次黑暗中的对话。

他是一名教师，正处于精力旺盛的年纪。每当学校假期或闲空时，他都会策划举办家庭聚会或参与户外活动。

当我看到报告结果，显示色素性视网膜炎在明显变化中，我感到一阵寒意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向他和他的妻子解释病情。男子看来很难过，值得庆幸的是，

他的情况轻微，还能继续工作。后来，在我继续接受眼科培训后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

多年后，他被转介到我的青光眼诊所。在我还未认出他之前，他就先跟我打招呼，也许是他想起了和我一起坐在黑暗中的经历吧！不过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沮丧，他认为视力的恶化将无可避免地逐渐加剧，甚至很悲观地说到要看看生命中最后的日落。

经过检查，我发现他除了原有的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外，还患有青光眼，以及一定程度的白内障，而这些问题其实都息息相关。通过治疗，他的视力有所改善。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向他解释这些情况，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案，希望能帮助他继续目前的生活方式。

我们最终决定使用微创植入物动联合白内障手术，这包括使用非常微小的钛合金植入物，以帮助将眼房水（Aqueous



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，怎么保住视力至关重要。（iStock图片）

humor）从他的眼球中排出，从而降低眼压。

手术至今已过了几年。他的视力仍然很好，而且不再有青光眼症。尽管他在夜间需要更多的光线才能聚焦看东西，不再开车，但这远比失明要好得很多。他常常戏谑还能看到日落余晖，已是最大的礼物。

分担病人忧虑尤其重要

对于青光眼患者来说，至关重要是保住视力。虽有些疾病

的结果很糟糕，不可逆转，但现代医学已能让我们尽早确认疾病的严重程度，找出相关的问题，对症下药。

我也从中领悟到，在诊断病情过程中，医生更加需要了解病人的恐惧，即使病情无法治疗，分担忧虑尤其重要。

有人曾说过，黑夜再黑，黎明终究降临。每当看到美妙的日落时，我都会想起和那名教师一起渡过难关，“人约黄昏，笑看日落”。能看得见，已足矣。